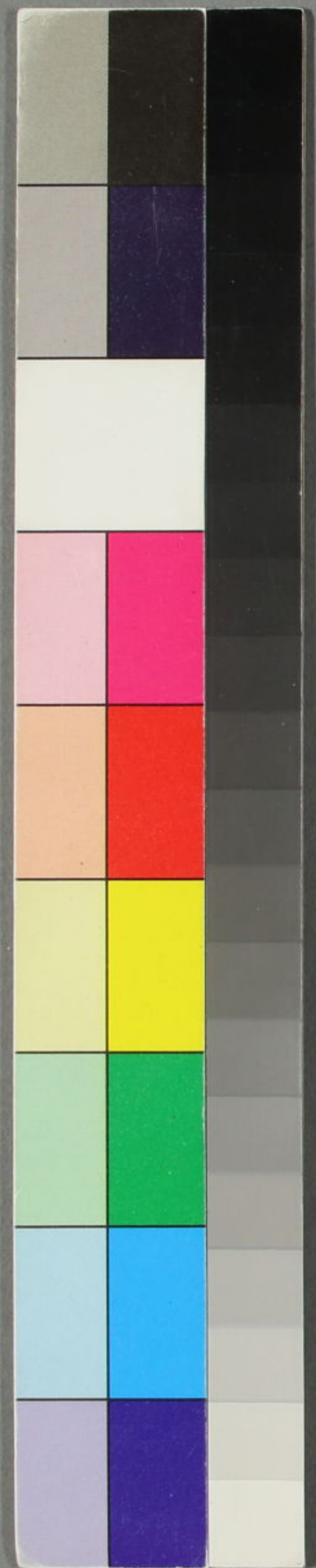


纂評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九冊





英云曾南豐云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王半山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馭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魏叔子云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朱竹垞云蘇明允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五

蘇洵明允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韻勅本字通作敕正韻天子制書曰勅集韻勅本字通作敕正韻天子制書曰勅集書後聞臣寮僚同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注芟刈草也鎌所芟也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

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為最下諸家所見不同如此

此

鹿門云一篇之主

又云先挈出後辨

全臣子鈔全作

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_二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牾_{牴牾}漢王莽傳亡所牴牾後漢桓典傳以牴牾官皆牴牾語_語銛銛出入也痛悲也而不可齊_三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_解春秋桓公八年夏四月子般卒_{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

卒公子慶父如齊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及齊狩_{莊四年冬公及齊侯于稷以成宋亂}及齊狩_{齊人狩于禚}躋僖公_{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作邱甲_{成元年三月}用田賦_{哀十二年}事于大廟_{躋僖公}作邱甲_{月作丘甲}田賦_{春用田賦}丹桓宮楹_{莊二十三年}刻桓宮桷_{莊二十四年春王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_春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

鹿門云收謹嚴

又云情事明亦

合經典

同人云議論由

淺入深質健酷

似西漢

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字孟堅。作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臣寮所議欲使後世但見所行之善。不知此婦寺。寺人

之忠愛。轉啓後世無限之疑。所謂欲益反損者也。侃侃

貌直言之。詞嚴義正。是為忠愛之大者。

梅亭云前幅詳

叙諸賢辭合見

已慕望之切妙

在處處夾入本

身參會分作三

層

常竊自歎集作

嘗切有歎鑑自

作有

梅亭云諸賢由

谷而驟離而已

之道亦未成此

第一層

上歐陽內翰書

唐百官志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其後選用益

重號為內相今亦呼翰林學士為內相亦曰內翰歐陽永叔時為翰林學士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

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

有意於治而范公仲淹在相府富公弼為樞密副使執事與

余公靖蔡公襄為諫官尹公洙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

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

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

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

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宣撫使富公北宣撫使執事

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州均

又云諸賢由離而將合而已之道已成此第二層

善人焉推集推作樓

梅亭云於六人中脫卸到四人又于四人中單落到歐陽畧這

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自修者也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渺漫貌李華文浩浩乎平沙無垠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

上書之意此第三層

鹿門云又掣前來復說一番梅亭云布不和歐陽之文見已知公之深○本要執事知其文却先說者已知

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

執事之文得此
陪引乃見行文

有局

鹿門云詳論三

子文章直如寫

生

鹿門云突又入

二子以形容歐

陽子之文何等

風態

刻險絕如劒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

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大鼈也一曰介蟲之蛟龍屬其狀

似蛇而四足細頸頭有白嬰入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

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如稱停而出不亦自畏避

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屈曲委備委曲也從禾垂往復

百折而條達疏暢疏通也暢伸也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

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

之文也惟李翱字習之韓文送孟東野序從之文其味黯

然而長其光油然與細通物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

陸贄字敬輿諡宣公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

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

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

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

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

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折到此句如水之赴壑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

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

而洵也不幸隨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

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

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

傳作二十七始大發憤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

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

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

梅亭云全幅歷
叙生平攻苦以
求歐陽公之知

鹿門云生平辛苦如此然後得造其室乃知為文之不易易也

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不動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開也疏通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豐流也又盛貌又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禮樂志河間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收卷全文簡甚便甚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茅鹿門云此書凡三段一段叙諸賢之離合見己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之文見已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從諸賢之或離或合千迴百折折到歐公身上極轉換脫卸之妙以下稱歐公之文并自道所得末以一語收拾通篇何等章法

上田樞密書

名况字元均信都人為樞密副使卒謚宜簡後唐莊宗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兼朝政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二府宋樞密帶節度謂之樞密使又宰相參知樞密院

梅亭云首段冒全書天之所以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堯之子舜不

與我一句尤為得力宋人作文極爭起句以通局都從此出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于此益見
確士云古人作文極爭起句一篇都從此出此水之有源頭木之有本根冒黎後老泉時有之豈偶然編豈上有夫字
豐山云言獨善

得以與商均子舜之而瞽瞍舜之父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長沮桀溺之徒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儀秦張儀之徒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

其身武曹云從棄天不我用之選用下有者字夫天下鍵夫作爭暇為人憂集無暇字介軒云深得孔孟心來亦極自占地步武曹云就不棄天醒出逆天梁惠之徒集徒下有之字

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孔子時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宜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吾取而

切怪夫後之賢者集切作竊者下有之字吾取而加編吾作我不亦過集亦作已梅亭云三段自叙以明已之不棄天不棄天也敢自列鍵敢下有以字武曹云作兩層相形有波瀾確士云究所謂道者只是能文

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啟之得之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

而已此策士之習不可為訓介軒云隱然自任或啓之鍵範啓作起於道者乎集無者乎二字得以自負乾得作有與世俗集與作於嘗試以為集無試字介軒云公直以賈生自視

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六儷偶押韻調聲記問記雜說備問也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篇之作者之優柔騷人屈原徒之清深孟韓愈之温醇遷固班固馬遷之雄剛孫吳吳起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董仲舒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帝時人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賈誼乎惜乎今之世愚夫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饑力畊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

確士云棄天襲天用明繳
梅亭云本段入上書之目棄天
襲天逆天責之在已在一齊
收文
武曹云以用我望之田公
確士云逆天意用暗繳
議天下編議上有而字
與夫身集鍵範夫作其

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襲也執事之名
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
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高尚而迂遠時有
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
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
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由洵之言施之政則可
後世可貴之其所獻策書皆聖賢遺言而樞密之身天下
能施之政天下後世孰得知之此所以不可貴也執事事
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襲天至逆天與否此他人之
責已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
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之不獨長光欲

并長志氣

姜鳳阿云大地精英在聖賢之一身聖賢精蘊在斯文之一脉老泉自叙其所得于文者以為天之所與我如比占得地步最高

上韓樞密書名琦字穉圭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此
賈誼前漢文帝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
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章文太尉許
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
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

鹿門云一篇大意

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溝同，塍，稻田畦也。壅之為沼，汙小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雁同雁，迴也。禹貢為洪波瀦，禮以瀦畜水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

鹿門云從來無人如此說
而行其殺編行作試
鹿門云用兵決勝之時
又云養兵不用之時

虎豹終月編月作日

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博物志蝮蝎所蝮螫齧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樵採為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蝮蝎速也，又蝮蟻也，木中蟲，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漢五年，燕王臧荼及七年，韓王信及十年，陳豨，高祖死於及十一年，韓信，彭越，黥布及十二年，盧綰反。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如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

鹿門云又一喻
暗應前江河之喻

跋涉險阻集涉作履

鹿門云老蘇祖於蜀卒之驕故為此語
又云時事一一如手指

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秦法，偶語者弃市，注禁民

橫不忍聞，集橫作尤

鹿門云接得尤妙

聚語偶對也。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鋤同鋤，誅草茅也。耨覆世為之，耒耜耨也。注，耨採塊，堆也。畚，場圃也。列於兩河之壩，盛土器，築擣也。詩，蕭風九月築場圃。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明目。孟子，明明昏讒，民乃作慝。注，側目，貌。狼顧，側目相視，貌。狼能顧後，魏武聞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

鹿門云此意河
以行之於專閫
臨戎之時而不
可行之於樞筦
執國之日

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
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狄青字漢
密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
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
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
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
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
旦繩糾也直也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
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軍門也轅車
外次車為藩仰車以轅相向表門故曰轅門三軍股慄
夫以臨淮之悍指李光弼而代汾陽之長者指郭三軍

不敢以怨集無
敢字下不敢以
谷同
可以殺集無可
字
所歸怨集所作
以
鹿門云此論從
韓非孫武等書
來

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
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
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怨
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
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
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
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
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恤也三軍之多言夫天子
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
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荆川云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當是有用文字
鹿門云老泉厭當時兵政之過弱故勸韓魏公以誅戮而其行文似西漢跌宕雄辨可觀

諸同人云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為樞臣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烏頭也大黃又火參或曰將軍非此則頑疾不治也○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一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
馭驕兵可用嚴不可多殺蓋多殺必至激而生變也老泉議論每近雜霸而行文如刀斬亂絲讀一段輒見其快。

英云首段言推尊相公一新政事全篇凡八段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韓魏公時兼昭文館大學士昭文則弘文館宋避廟諱改昭文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仁宗崩英宗即位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前漢昭帝武帝少子即位二年除民田租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幃帳也

又云此段言厚葬之非專述節儉

鹿門云翻前案兩段慨切精神

薄簾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漢文帝景帝之所

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

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

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

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也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

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

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

山陵秦天子冢曰長山漢以來曰陵一切配率也賦之科又以復下計今

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聊亦賴也揚

計畫無所聊賴前漢張耳陳餘傳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

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

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

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

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

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

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

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

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公孫丑下以天下之大

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

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孟子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則是過也不

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

而殯禮記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

英云此段言府庫空虛無有一金非取於民則不獲尤係國家經濟緊要之事筆鋒銳利

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左傳：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榘，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儷，勉也。勉，勉也。勉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仁宗之天子至聖，英宗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

鹿門云：總收前亦是劉向家法而厚其親，諸本而作玉。

鹿門云：下三轉

責成韓公一轉

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厚葬之非，與配率之科，兩意並說，而究歸一串。處處歸美，先帝仁儉之德，莊厚悱惻。論語：不悱不發，朱註：口欲言未能之貌，悱，痛也，愴也。足以動人。

昌陵疏參看

荆川云：一事反覆議論

確士云禮原於天本於人心之所安此不從儀文上說祇見其粗老泉害道者多不必以純粹求也
鹿門云先說一遍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風俗來則其勢必
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
以。厭。也。滿足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
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
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
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
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
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
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
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

而天下編天上
有使字
鹿門云覆說一遍

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
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
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
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
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
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
者。吾。不。與。之。齒。也。列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
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
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易繫辭巽以行權註
平也。王制原父子之情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
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情。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
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

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

鹿門云復說

其勞也，編其作之。鹿門云老蘇以禮為強世之術，即荀子性惡之遺文，甚縱橫而議論頗僻矣。英云鹿門有炬眼沈亦知非聖人制禮之意而收之何乎？

於今今之匹夫匹婦，左傳桓十年匹夫無罪，註庶人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匹，故通謂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大意謂聖人之微權在於教民知耻，而所以使民知耻者在乎自治其身以作之，則而民自習而安之。此防微杜漸之意也。一氣相生，逆折而下，如泰山之雲起於膚寸，公羊傳傳三十一一年膚寸而合注側手為膚不崇朝而瀾漫，充滿六合天地方是為宇內偉觀。易詩樂三論多從此篇生出，論雖駁雜不得聖人制禮之意，然文章變態於斯極矣。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
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
易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生民之初無貴
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畊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
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
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
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
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
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
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

鹿門云說弊只
用兩句

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
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
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
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
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
此雖三尺豎子童僕之未冠者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
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轉關在此易達則褻
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
此段說易為之仰是以主觀天地之象易曰仰以察於地理以為爻陰爻通陰陽之變
以為卦六十卦考鬼神之情繫辭曰知死生之情狀以為辭卦有
小大辭有險易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

鹿門云歸根此是本旨

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
 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
 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
 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
 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
 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
 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灼龜曰卜。揲者天
 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
 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長遠貌。又平也。而無理者也。灼荆地名。楚
 也。刺而鑽之。莊子外物篇。神龜知能七十二方。功義弓。禮
 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
 四曰弓兆。注開開出其卜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

鹿門云。文有烟
 波而以禮為明
 以易為幽。謂聖
 人所以用其機
 權以持天下之
 心過矣。

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方兆卜其行事之方。功兆卜
 其可成之功。義兆卜其當為之直。弓兆取諸張馳之象。
 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
 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
 為二。筮儀曰。分而為始。掛一。以象吾知其為一。而掛
 之也。揲之以四。象四時者也。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
 於扚。歸奇於扚。以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
 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
 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
 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
 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儲同人云。聖人作六經。如日月之懸於天。儒者之讀六

經也。如人之窺日月，苟有所見，皆日月也。山之高，水之流，野之曠，室之隙，皆可以見日月。惟所見之地不同，故其言日月之光景亦不同。然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日月可乎？荀子、蘇子，是亦能見六經者也。能言其所見者也。君子無譏焉。

言易之道，惟其神也。所以能維禮之衰，通篇大旨原本繫辭，聖人以神道設教。句觀卦彖傳曰：觀天之神道而服矣。天下空中布景，筆力銳利，人不能當。○論六經次第，應以易為首，玩行文聯絡之法，故位置在禮論後。

樂論

英云六藝諸論所謂雜出縱橫之說者而禮樂論為最甚，此所以朱竹垞為最下也。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嘗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嘗靡然也。左傳莊十年望其旗，靡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頭不以色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于死。天下之人不

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
 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
 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
 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
 矣酒有鴆經本曰百鴆毒鳥也其羽畫酒飲之即死形似
 也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
 去其鴆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
 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日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
 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
 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
 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

英云老泉取譬
 妙蓋熟莊叟國
 策韓非等者而
 死生勞逸陰驅
 而潛率等之語
 戰國辨士之論
 如窮迫無所逃
 遁而纒得一條
 活路固非聖人
 設教之意也

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天地之間得其
 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
 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
 揚子法言或問大聲曰非雷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
 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
 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日雨者日者日
 風者以形用日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
 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
 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
 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儲同人云離奇夭矯風雨變化神龍戲海之文

樂所以濟禮之不及與易論同一機局而飄忽變滅更為入神

鹿門云蘇氏父子兄弟于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
英云禮樂本聖人設教化民之大法老泉作論評者或為離奇天矯神龍戲海為飄忽變滅更入神余以為老泉之文如戲弄聖教者評者之言似為舞繩緣竿之觀者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是等之文為有益於世乎抑亦為無益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

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出韓文送高閑上人序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逐也孟子為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貫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

從事於此鈔於作如

不至於淫編不作無

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即孟子子論禮必齊到內而飲酒指妻也多紛內龍之臂論東家牆云云到盡頭處乃轉文路也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詩國風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美好貌詩兮又順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詒

鹿門云說詩處愈支而文自澎漾可觀

讒罵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入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英云老泉六藝論本一律而以禮為首易樂則支也儲同人不收禮論下取五篇而以鹿門之評為固同人不論本而論末固則儲氏之謂也

確士云此篇畫變不重權前半行文似少關鍵文可不行因六

儲同人云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亂二句何嘗不是正理文本此以發詩禮相關處何等識力鹿門以為說詩愈支抑亦固矣
嚴於禮而通於詩是一篇大旨而說詩之濟禮處從孟子好貨好色章梁惠化出無一語不近人情作法與易論樂論同而措語各有其妙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

經論中不可無書故錄之而繼之編繼作維鹿門云入題洒脫如此之極編極作亟

鹿門云忽入感慨文便頓挫

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漢董仲舒傳夏尚忠蘇而入於質商之政質變而入於文周之政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食也詩大雅柔亦不茹其菽總名豆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

無王者也。或云此下疑有脫誤。

然則舜編則作而

而間之間開之誤

確士云占帝王光明正大處都看作機械而其

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則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間之以丹朱。堯之子。商均。舜之子。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喧嘩也。詩譏口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又自佳當分別觀之

而東征集征作

鹿門云此篇識見好而行文法度亦勝

有罪。無以爾萬方。湯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畧武成。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條陳也。揚雄解朝。獨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爲武王非聖人論開先蘇氏不得爲醇儒正在此處。鴻齋

云禮易樂詩書論咸過於鑿恐非聖人垂教之意沈確士為蘇氏不得為醇儒可謂當矣賴山陽為蘇文之太醇者以所好相同也沈文榮評山陽文曰讀經義則頭眩目暈論時勢則色飛眉舞是等之文非精於經義者不得評焉余別為禮樂論駁蘇之謬將以問於世多言不能載此

春秋論

確士云是非賞罰道位公私字是關鍵權字是綱領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

二田云提有道有位難起

武曹云夫子得是非人只輕發一筆却于不得賞罰中時時入是非

商侯云不惟其法云云二句謂意寓於法之中法行於意之內是收得緊處介軒云蒙到道公私

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春秋謂之擣杵，晉謂之乘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而已則為指博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而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是道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

二田云此層即核實上意以逼起後文

疊山云至此論辨似已究

我之作錢之作

確士云逼出書

為魯之書賞罰

是魯之賞罰為一篇大旨從前詰問總為此處

二田云看他發一論必有一問如此段則得問

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孔安國曰曾參躬行侯以下揚名顯身之事因侍坐而咨問焉故夫子告其語於是曾子喟然知孝之為大也遂集而錄之名曰孝經伊藤鳳山曰皇侃劉焯皆謂孝經孔子所撰其說與孔鄭異也然各但就其所見而言耳並無確證則是非未可定也英案老泉據皇侃劉焯之說故謂自名之蓋孝經與論語同成於曾參之門人者故曰曾子待坐仲尼孔子字弟

在書名

確士云以周公

不得已攝位例

夫子不得已與

魯尋出大源頭

成王幼鍵成上

有而字

平王昏亂編平

上有而字

武曹云魯周公

之國云云乃是

推所以以天子

之權與魯之故

子稱孔子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天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周幽王為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犬戎所殺子宜曰遷都于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東周是為平王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

蓋如此方與得其人也
確士云周公亦非天子因借桓文之假以推出周公心存王室見必當與公之意然後可以鍵然作而
疊山云此一段真是論得痛快感動人
確士云如吳越春秋蜀漢春秋之類乃竊其名

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也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季氏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論語問篇陳成子而

元經薛傳之類乃竊其體
梅亭云賞罰之權本有周室但夫子生為魯人未見周史無由作周春秋而魯始周公又與周為一脈故寓賞罰之權於魯即所以歸賞罰之權於周也
胡思泉云此論有六辯六解每辯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辯解則

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年夏四月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漢書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
魏氏春秋三十國春秋晏子春秋漢注云吳越春秋誤矣此書雖假名春秋而只記事實而非褒貶之體老泉所斥蓋文中子續經之屬老泉史論曰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無若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

隨辯而解之也
既解完又起後
辯既設後辯又
起別解似施丁
解牛
疊山云此文有
法度有氣力有
精神有光燄謹
嚴而華藻者也
讀得孟子熟方
有此文章

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
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呂東萊云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
大抵一節未生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此篇意多而
不雜
以天子之權歸之魯是一篇主意四難四解反覆曲折
以達之六經論中以此篇為醇正

二田云與魯以繼周公其意直欲幹全孟子兼我一語亦是勉強添足而義嚴杜僭持論卻有防閑有
關係鹿門云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為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為千年絕倫予竊謂老蘇於
論六經處並以強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午特其行文嫵娜百折似屬烟波耳

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五終

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六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蘇 洵明允著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史論上

英案文中子言
聖人述史三焉
書詩春秋三者
同出於一陸魯
望言六籍之中
有經有史禮詩
易為經書春秋
實史耳李卓吾
焚書曰經史一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
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左傳文十八年顯頊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頊舍之則檮杌君子不待褒
罵傲狠明德以亂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
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
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由

物也。史而不經，則為穢史矣。何以彰事實乎？是史與經所以其義一也。

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赴喪也，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例。杜元凱序發凡以言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注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禮之禮。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

傳史則稱謂諸本傳作專鈔謂作讚

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傳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也。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眾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莊子圍者中規，方者中矩，規正圓，圓正矩。取直，漢書律歷志，規圓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正，繩取直，漢書律歷志，規圓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生，矩方生，繩直生，準。

鹿門云餘波作掉尾

又云經史並言是對客論主

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隋王通法春秋著元陸長源唐陸長源亦著春秋輩囂囂然兀且僭則善矣作經以斷史引史以証經儒者尊經而輕史此王安石宋王反其說訾春秋為斷爛朝報也如作者言始無偏重畸輕之患文之簡切應從孫吳氏得之

史論中

按關於諸本於作與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以銓次發明議採闕於之失不載焉趙奢傳曰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問趙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問與之圍而歸奢見之趙奢傳酈食其也將救之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奢見之趙奢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酈食其謀撓楚權欲刻印立六國後世張良從外來謁曰畫此計者陛下事去見之留侯傳矣漢王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日孝文帝問周勃幾何勃謝曰不知問汗天下出一歲錢穀出見之王陵傳傳董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天下出一歲錢穀出見之王陵傳傳董

評居牙之家之精言

鹿門云體嚴

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
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作史家苦心明人曲指後之庸人必曰智
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
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
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
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
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
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
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室其
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
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

惡之志者集無者字

鹿門云越自
吳以前未及入
中國會盟故春
秋不以書
西戎獫狁集西
作山

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
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吳太伯仲雍之後太伯無子仲雍立武王克殷得仲雍之後周章封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
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鄆書十二年公會
吳於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
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
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
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
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
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匈奴也夏亦
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

卷十六

四

其賤夷集夷下有狄字

亦示天子集無亦字

中國禮樂雖勾踐王越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
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
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
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
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
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
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
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
蓋元始帝前漢平之間王莽偽廢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
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
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

鹿門云分段議
論體古人讀史
刻畫如此
左傳襄二年楚
君以鄭故親集
矢於其目杜注
鄢陵戰晉射楚
王目

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左傳
年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
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
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嚴整
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
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
人君知疆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
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遷固之史人共推史才而識亦實有過人者也然非讀
史者明於史法古人用意其不埋沒於粗心人者尠矣
被老泉拈出知史漢二家猶得春秋遺意後劉知幾字
史通蘇子由名轍老但集矢二史者猶一偏之見也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鈞出挾也。別挾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又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稱度知輕重也。又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也。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穀也。繡也。紗論

確士云張晏曰
漢武獲麟司馬
遷以為述事之
端上紀黃帝下
至麟止猶春秋

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也。紉也。之以為服。則綈也。繒也。綿也。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叙曰。談父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及謂固沒彪父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書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碎末也。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

止於獲麟也

評唐史之家之言

卷十六

曄漢書後著陳壽國志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
 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宜
 以忠毅概之酷吏鄭眾呂強以廉明直諫概之宦者蔡琰
 以忍耻妻胡概之列女李善王恠以深仁厚義概之獨行
 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史記遊俠傳
 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不載於
 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不載於
 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
 襄之違天左傳傳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
 弗聽已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後漢明帝時佛
 際之生西域或為周穆時或為春秋莊公二年實當兩漢之
 事此是欲相將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也佛

鹿門云評騭諸家如酷吏斷獄

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魏晉承魏故以通鑑
 蜀漢為正統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其蜀猶吳蜀
 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
 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
 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
 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論未必皆當然讀古人書正須如此搜抉庶無眼光不
 到之病

六國 權書之一

梅亭云開端提破大旨賂字禍根

鹿門云一轉摺伏齊亡案

梅亭云此段申賂秦力虧二句之意從祖宗創業艱難說起淋漓痛快撫時之感躍如

鹿門云忽入正論確士云宋與契丹只是增幣未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

六國韓魏燕趙齊楚謂之六國而衛祀未絕當莊襄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語道破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

嘗割地也然遠見可卜其斬秦勢審敵篇暢言之矣

地有限析限作盡

梅亭云此段申不賂者以賂者喪三句之意

西仲云提出齊不賂秦所以破滅一案

確士云燕有三晉為敵故後亡非用兵之效也

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韓魏燕趙楚遷滅何哉與嬴秦嬴姓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燕文侯趙肅侯始有遠畧能守其上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事不成燕終亡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趙王遷用李牧為將言牧將反遷誅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刺客行秦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

鹿門云洗發痛快

又云忽入時事感慨勝之勢折無一之字

而從六國集而上有下字鹿門云一篇議論從戰國策縱人之說來却與戰國策相伯仲高侯云前幅推原事秦之弊後幅為六國籌畫一當歸到正旨作結蓋宋是時歲輸幣以賂契丹

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所以不能自強者在貪近利而互相侵伐一在苟安而不肯用兵此從事賂秦以至於亡也論與子由篇相同而筆力遠過○末段積威之所劫宋朝受弊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老泉遠識故能豫見

老泉全是借六國以諷宋讀者須玩其言在此而意在彼之妙梅亭云宋賂契丹歲幣日增雖尚未至於割地正與六國賂秦同一弊通篇借論六國以曉當事可謂言言警切者矣而宋卒以亡公之先見寧獨辨姦一論哉

漢高帝集鍵範帝作祖

華亭云此說未免過甚蓋欲揚先抑耳東涯云知有呂

高帝權書之一

漢高帝挾數也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蘇秦傳期年以出揣摩注高誘曰揣摩也摩合也定諸侯使之離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摩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年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此子房慎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老泉變用此語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彊朴直人屈之人而

氏之禍而先削其黨是明于大處不知周勃之遺憂而以太尉屬之是暗于小處也
以中後世鍵範以作使範中作失
武庚祿父者鍵範武上有如字無者字
呂氏佐帝鍵氏作后
大臣素所畏範
天上有諸將二

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一本無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自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漢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掌武事者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見高祖之智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成王十而三監使管叔蔡叔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紂之子周封之為侯與三監謀叛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

字析有諸侯二字故不去編故作其
疊山云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
豈獨公噲鍵範無豈字
不為少矣範不為作為不鍵範無矣字

鎮壓其邪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呂須為婦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復爵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喉項莊時鴻門會范增欲殺高祖令項莊拔劍舞坐中噲使犬聲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陳平周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姬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呂產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

謂讓羽鍵範諂作譙無讓字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

且高帝鍵範無高字後也猶醫者之視董董一作毒也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

天下之功臣鍵範無之字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

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

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

得入北軍矣呂祿為上將軍居南軍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

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

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

之後推埋屠狗之人噲沛人也如是見其親戚乘勢一本無

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

也孝景元年太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

曰非劉氏而王天下擊之平勃不可遂王呂氏平勃阿

而己矣鍵無矣字樊噲死範無樊

字惠之六年也鍵範惠下有帝字

無也字彼其尚在集範彼作使

武曹云跟上不可給二句洗發後世之患無大

于此意噲於帝鍵範帝上有高字

乘勢為帝鍵範無乘勢二字為上有得字

疊山云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為太尉一

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

曾南豐云老泉之文後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作高祖

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明論

迂齋云又添一段常字時字襯上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謂神謂鹿門云轉展游衍妙

又云及說足上意

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戒懼也詩曰戰戰兢兢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祖公也宋避欽宗廟諱為威即位大亂三載威王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

又云曲盡人情

鹿門云此是老

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餓。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通篇主意全在賢者用明而舉齊威之事以實之。聖人之誠明一語撇開全不說及此終是本領鬆也。然其設

泉本色學問求
迂齋謂其意脉
自戰國策來良
是

喻之快惟蘇家獨擅

梅亭云首段虛
冒術字是主

諫論上臣不註賢君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家語孔子曰諫

惟二諷主諫三以行之四吾從其諷諫五乎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

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楚世家楚莊即位三

也。伍舉入諫。進隱語曰。有鳥在於臯三年。不鳴。不蜚。不舉。退。

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

吾知之矣。居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說苑秦太后與嫪毐

數月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通始皇誅毒遷太

諫而死者三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狂臣骨之行不自知

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子。雍殘戮狂臣骨之行不自知

盡尾解無向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
 衣伏鑽王下殿手接之迎太后歸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
 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
 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
 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
 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
 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
 游說之士而已蘇秦張儀之輩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
 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
 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
 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
 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
 必乎諷諫集思
 諫字

又云次段承明
 如古遊說之士
 句上跟術字下
 起後段五項

鹿門云議論詳
 悉句法森然自
 是老學手段

梅亭云三段指
 實諫術乃此文
 正幅儲曰似本
 夫子法言巽語
 而推廣之但所
 引皆縱橫之術
 此生平學問得
 力處故言之明
 切即字法亦精
 如理論勢禁友

為諫法者五從說字中又分出五項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
 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趙攻秦
 趙求救于齊齊欲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左師
 觸龍見太后曰老臣竊謂后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后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媼之送燕后也悲其遠
 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
 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
 以膏腴之地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
 以自托於趙哉故龍以為愛不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
 若燕后太后曰諾龍一作讐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
 相燕之行有日秦策秦使張唐往相燕共謀伐趙唐不肯
 如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不如甘羅曰
 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
 信侯自請卿相安君自起應侯范雎文信侯所死處矣趙卒以
 張唐乃行武安君自起應侯范雎文信侯所死處矣趙卒以
 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史記陳餘傳趙王武臣為
 地乃歸王使者往燕殺之有燕軍所得囚之欲與分趙
 知張耳陳餘如何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

如理論勢禁友

卷二十一

必悟必悞字俱
移易不得

脇項襄項項
誤

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立夫以一人所欲也此兩人名為求王實
 欲燕殺之而分趙自夫以一人所欲也此兩人名為求王實
 提右挈而責殺趙王之罪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
 滅燕易矣乃歸趙王
 常而齊不得伐魯史記仲尼弟子傳田常魯亂移兵欲伐
 吳田常怨然作色子夏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
 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成大事難矣故曰
 也而徒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
 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
 之攻下無民人之過孤主武公以麋鹿脇項襄而楚不敢
 制齊者唯君也常曰善
 圖周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西周之地不
 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猶有
 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今子欲誅
 乃止索隱曰謂虎居三代之傳器而自利於防身也魯連以
 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趙策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
 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且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行
 海而死耳不願為之功也且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行

快然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
 下又使女子嬖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行
 再拜曰乃今知先生天下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
 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
 啓張卿而劉澤封弟呂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于澤
 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
 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說張卿曰太后賜張
 立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卿何風大臣語太后太后賜張
 必喜萬戶侯亦卿之大臣有張卿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賜張
 卿千金田生因說之乃遂立澤為瑯琊王朱建以富貴餌閔
 劉澤張卿入言之乃遂立澤為瑯琊王朱建以富貴餌閔
 孺而辟陽赦朱史記朱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閔籍孺說之曰辟
 陽侯幸太后而朱建道求見惠帝幸臣閔籍孺說之曰辟
 日太后亦誅君何肉祖為辟陽侯言于帝出辟陽侯且
 從其計果出辟陽侯于獄孺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
 釋漢書鄒陽傳梁王以見殺袁盎事使人責之王始謀反鄒
 陽令方畧解罪于盜上者即窮竟梁王安見王長君則太后
 美人兄也請曰今袁盜事即窮竟梁王安見王長君則太后

纂言天家大書生

卷十一

十五

拂愜切齒側目於貴臣長君危矣誠能為上言之得無竟
 梁事太后深德長君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
 君乃入言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
 之帝怒解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
 太息大王之賢挾強韓之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以
 策之王按劍為雞口不為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索隱曰戰
 子也然則口當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秦策
 作尸後為從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秦策
 見秦昭王伴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雎曰秦
 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王聞之遂延迎
 謝雎屏左右王跪而請人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
 曰先生何幸教寡人酈生謂沛公方倨使兩女子洗足酈
 計也必欲誅無道秦不且欲率諸侯破
 秦也必欲誅無道秦不且欲率諸侯破
 笑田文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
 歸于土偶人曰天將雨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
 歸于土偶人曰天將雨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

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楚人以弓繳感襄王策
 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楚人以弓繳感襄王策
 對曰此何足為大王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
 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弓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
 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
 等十二國故云六雙趙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漢書蒯通傳
 曹參為相齊處士東郭先生曰取不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
 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以求仕也
 願使人禮之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諛一佞諂也
 國皆以禮之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諛一佞諂也
 詩卷耳序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
 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
 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
 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

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
鄭公魏徵。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
龍逢比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
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
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
諫法。

引君當道之心，以策士之術行之。此中大有作用，不得
以從橫家而少之也。明代諸臣明世宗以直戇殺身而
於國無益者甚多，母乃於術有未工乎？若大人格君心
之非者離婁上篇，又不可以一論貴積誠以感之，不
在乎口舌間也。

梅亭云：未段補
出心字，圓術字
罅隙，蓋欲以龍
逢比干之心行
蘇秦張儀之術
也。意警論精。

華亭云：蘇氏之
學本戰國縱橫
之術，故論諫亦
用此意。仲尼與

諷諫蓋所謂積誠感動者，術豈人臣事君之義耶？李于鱗云：此等文字却摸倣荀卿來，識赴鄙俗，立
言無根柢，只是一場諧戲。

諫論下

商侯云：此偏責
臣能必諫與否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
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
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
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
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晉語：范文子曰：興王
猶懼其選，與。選一作異，選與通。後漢清河王傳：選儒之
又選與畏法之意。前漢西南夷傳：議者選與復阿諛使一
守和議，又後漢西羌傳：公卿選儒客頭過身。

又云人病風癩則心偏而失其

正

是非性忠諸本

是作自

鹿門云蘇家文

往往以譬喻痛

切

商侯云康壯猶

言平地

又云以勢驅之

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訓伊人之情非病風顛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五運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列子堯遊于康衢史記康莊之衢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

一句鎖法妙

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

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

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

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

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

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

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

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

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前漢昭帝時昌邑群王

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

鹿門云又一轉更精神

鹿門云勸諫
行文亦自痛快

商侯云雖並設三喻而意思却重在刑一邊此亦末世之論然其文特摩空有勢

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家文善引喻以醒正意此篇開無限法門

魯妃論

五帝本紀帝嚳
高辛者黃帝之
曾孫也殷本紀
簡狄有娥氏之
女為帝嚳次妃
鹿門云開口道

史記載帝嚳音沃反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私列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

破
一作儲

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眾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史記殷本紀簡狄有娥氏之女三人出野周本紀姜原出野見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出野周本紀姜原出野見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鳥鳥商頌作玄鳥宋人諱聖祖名玄朗宋鑒太中祥符五年曰九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始祖因尊號聖祖禋保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也載夙也

鹿門云此說甚有理不知朱傳何以不說

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大雅生而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為祀郊禱之候禱天子求子祭名禮月令仲春之月以太牢祠于高禩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履陳浩曰高禩先禩之神高禩之稱變媒言禩神之也履帝武迹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鄭玄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祭至周而發之化為鼃以生褒姒以滅周夏后氏之世有二龍降于庭下藏其祭周人發之祭化為鼃童妾遇之而孕生褒姒幽王嬖之祭沫也又龍之精氣也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姜原踐巨人蹟而孕曰稷之生也無

英云若由史之說般是玄鳥之裔周亦大人之後其非人種也至漢高又為赤龍之子欲神其事至誣人主遷之說固不足論寤生之解安并息軒書輯釋詳論之與稷之無當無害不同老泉於經不免踈謬

留無害安生民篇謂或者美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杜註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老泉引此由杜註也太宰春臺曰寤音同古音通忤逆也蓋莊公忤生故姜氏驚而惡之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之史記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左傳宜四年鬬伯比淫於邲子之女生子田見之懼而歸夫吾固不惡夫異也

據毛傳以折司馬氏鄭氏之說如日月當空雲霧解散此種文有關經學黃小輩宜早誦習之使怪異之說不先踞於胸中

梅亭云首段先叙後論斷定罪案揭起大旨創意翻案出語驚人以攘戎狄折戎作庚諸侯不叛範叛上有敢字則齊之治範則作故其用之者鍵無其字梅亭云次段兩層搖曳冠揭主意亦急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宋諱桓為威避欽宗諱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桓公變臣用威公薨於亂死日乃殯五公子公子武孟公子元昭立是為孝公爭立其禍蔓延訖簡簡公去桓公凡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白戰召忽與小之管仲見執鮑叔若管仲桓公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食君者開方衛諸公子也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共工驩兜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家語曰

吾以仲範吾下有意字西仲云忙中却著此一語為正論遂令前後精神俱動梅亭云三段為責仲正文責其不能薦賢自代責其不知本看似深文却是至論逐層翻駁波

子為魯司空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居吾語汝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皆兼有之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前漢王陽在位貢公彈冠且入仕也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

纂梅亭云三段為責仲正文責其不能薦賢自代責其不知本看似深文却是至論逐層翻駁波

淵無窮
彈冠相慶鍵範
相上有而字

楚材云須看有
無二字意
三子之徒範徒
下有哉字
而其餘範無而
字

疊山云此一段
是代管仲為謀
文章最高處既
攻擊乎仲須是
思量吾身生管
仲之時居管仲
之位為管仲之

事當如何處置
必有一策
梅亭云四段以
晉文證齊桓益
見得賢使仲無
所逃遁矣
得為諸侯之盟
主者鍵範得上
有猶字無者字
一敗塗地集敗
作亂
是數子鍵無是
字
楚材云見非天
下無賢罪仲不
能薦

一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
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
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
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
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齊桓公文公之才不
過威公其臣軫陽處父等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虐不
如孝公桓子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
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
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
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
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

事當如何處置
必有一策
梅亭云四段以
晉文證齊桓益
見得賢使仲無
所逃遁矣
得為諸侯之盟
主者鍵範得上
有猶字無者字
一敗塗地集敗
作亂
是數子鍵無是
字
楚材云見非天
下無賢罪仲不
能薦

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管子
朝公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是其心以為是
強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是其心以為是
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
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
後之諫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及任彌子瑕史鮒驟諫
死置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吊焉怪而問之其子以成禮我
言公愕然曰是寡人之過也乃進蘧伯玉退彌子瑕蕭何
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史記蕭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
後誰可代君者對曰臣莫如主孝大臣之用心固宜如
惠曰曹參何如何頌曰帝得之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
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
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
哉

梅亭云末段仍就不能薦賢作結引證用意俱切臨沒並責仲之不可妄死意更深冷

迂齋云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抑揚之妙責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梅亭云仲死而齊復有仲談何容易然薦賢自代自是正論蘇家翻案文字大抵得間而入尋一正大話頭駁去便令人無可置辯

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薦賢自是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

辨姦論

張文定公撰老泉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初盛黨友傾一時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

梅亭云首段虛

冒全局緊粘辨

字用意其神

西仲云人事之

難知處較之天

事則為易也

乃能見微鑑焉

作為

梅亭云次段接

舉兩事以作化

附之案妙

昔者山巨源鑑

無者字山巨源

作羊叔子

天下蒼生者必

此人也鑑下下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

暈而風暈月旁昏氣曰暈礎潤而雨礎柱下石也人人知之

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

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

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行曰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世說山濤見王行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

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盧杞醜色

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

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

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

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害強

也詩邶風不伎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

求莊子大勇不伎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

也詩邶風不伎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

求莊子大勇不伎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

有之字也下有
耶字
以吾觀之王行
之為人鑑以上
有然字人下有
也字
西仲云二子既
未必用無以遂
其姦則二公之
料雖理有固然
非事所必至者
言此以起下文
之料荆公無不
中也
然而不學鑑無
而字

雖行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
不學無文容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
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
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子之言身履夷齊叔齊之行收召
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
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
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
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居喪者面深墨之衣賤子僕食大窺錄作臣之食原本巨盧從朱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
人情者鮮不為大姦南之病願居喪者面深墨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
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暗對患帝德宗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

有未必然鑑有
下有之字未作
非
梅亭云三段入
本身
合而為一鑑無
而字
同人云囚首喪
面而談詩書當
亦生性使然非
矯飾者然於是
可見其不近人
情後來敗壞天下其堅僻執拗亦屬性生而天下固被其禍矣大抵人之不近人情有
矯乎性而為之者豎刁易牙開方是也有任乎性而出之者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是也由來不同召亂
則一非明眼人未易覷破未形之患鑑患作惡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鑑無則字下有之字無
而字西仲云悲知言之名以天下被禍之後而獲不如斯人不用即以吾言為過猶同於用兵者無
赫赫之功也禍之至鑑禍上有其字將被其禍而吾鑑將字在吾下鹿門云荆川嘗讀韓非子

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
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
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
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洵作此論以示張安
荆公之姦從不近人情看出千古卓見然古今來亦多
以近人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

八姦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余於老泉此論亦云梅亭云見微知著是辨字本領不近人情是姦字根株其論也正以警夫傾信而誤用者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六終

